

# 第壹部 礦工生涯之血汗回憶

## 第一單元 土撥鼠的血汗人生(之 1)

### 第 1 篇 海山歷劫歸來的阿美族勇士

## 陳政治

人物： 陳政治（1956） - 海山煤礦礦工

出生地： 台東縣鹿野鄉瑞河  
成長背景： 新北市土城區永寧海山煤礦

訪問日期： 2019 年 2 月 28 日下午  
訪問地點： 新北市大溪牧人基督長老教會

主訪、撰寫： 朱健炫

訪談小組： 朱健炫、林鳳姿特助

影音錄製： 郭玫淑  
逐字稿整理： 郭玫淑、彭妍晞、朱健炫



原書出處：【礦工謳歌】封面

關聯人物： 林永妹（1953）台東縣太麻里人 陳政治族人 - 海山煤礦選煤場女礦工  
關聯人物： 林金妹（1947）台東縣瑞穗人 陳政治族人 - 海山煤礦礦工遺孀  
關聯人物： 陳碧珠（1947）台東鹿野瑞原人 林永妹之同僚 - 海山煤礦選煤場女礦工



林金妹



林永妹



陳碧珠

本篇背景：新北市土城區永寧海山煤礦  
本篇討論主題：620 災變和罹難者撫恤金

## 內容大要

### 第一章 土撥鼠的血汗人生 初稿

海山歷劫歸來的阿美族勇士——

陳政治

#### 初稿：封面人物故事

海山歷劫歸來的阿美族勇士——

陳政治

一、35 年後的一通電話

二、海山，新「原鄉」！

■ 初訪陳政治

■ 人稱「蕃仔寮」和「13 棟」的工寮

### 三、礦工生涯彷彿如夢

■ 初試啼聲

■ 支援建基

### 四、停電、收工了，他們卻還沒有回來...

■ 坑內猶有未歸人

■ 搶救線上

■ 災後症候群・迷失與救贖

■ 復活重生的日子

附註



原書出處：【礦工謳歌】封面

# 封面人物故事

## 海山歷劫歸來的阿美族勇士—— 陳政治

### 一、 35 年後的一通電話

「你還能看到我，這是你的運氣好…」電話那頭傳來這麼一句感傷卻又豪邁的回答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他說：「海山出事的那天，我在裡面！」

猛然地，筆者心頭揪了一下！

「那天我們四個兄弟入坑，結果…」他在電話裡停頓了一會兒：「只出來兩個…」

空氣乍時凝結成一塊，筆者忽然啞言，不知如何接話？

許久……

「喂？…喂？…」他發現沒人答腔，疑惑地喚著。

「我在聽，」筆者說：「…是親兄弟嗎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陣陣寒意突地沿著背脊而上，哆嗦中，筆者不禁愴然！

\*\*\*\*      \*\*\*\*      \*\*\*\*      \*\*\*\*

跟筆者對話的主角是愚作【礦工謳歌】的封面人物（見圖 1），叫做：陳政治，族名：BiLai（見圖 2）。

那是透過很多相關人的指認和聯繫，方才千辛萬苦地尋找到他！

跟他通上電話的當下，心中交雜著難以言喻的思緒——是種興奮，也是種感傷！畢竟，這離當年拍下他那一幀為人矚目作品的時候，已倏忽越過三十餘個春秋！

三十多年來，有著他粗壯豪邁身影的這幀礦工作品，不僅在各大比賽中贏得無數殊榮，也是筆者的「活招牌」！

也因此，就在【礦工謳歌】的編輯會議上，它的強烈震撼度，最終被選為「封面」。



圖 1+圖 2 【礦工謳歌】的封面人物，叫做：陳政治，族名：BiLai

## 二、海山，新「原鄉」！

1984 年。海山的一場災變吞噬了 74 條人命，毀碎了至少 74 個家庭，其中包括了半數以上的阿美族人！

這次礦災在諸多海山人的心中留下一道深深的陰影，許多筆者認識的海山礦人，從最高管理層到最底階的員工，特別是遠離花東家園跋涉移居土城、三峽的阿美族受害者家人，每碰觸及此話題，更是難抑身心的煎熬和悲戚！縱令已過三十餘年，許多久寡的阿嬤思念故人，依然無法忍住淚水奪眶，難以自抑！

陳政治的兩位哥哥也在這次事故中遇難！

### ■ 初訪陳政治

2019 年 228 紀念日連假前的一個周日，筆者約了陳政治到他服侍的「牧人教會」（註<sup>1</sup>）見面，允筆者為他做一次深入的訪談！

<sup>1</sup>「牧人教會」是桃園大溪「撒烏瓦知部落」阿美族人親手打造的部落教會，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西美中會之下，已母、華語傳講福音。

當日，筆者在靄雨霏霏中依約來到指定的地點，那是個位於桃園大溪「撒烏瓦知部落」（見圖 3）（註<sup>2</sup>）邊，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嶄新教堂（見圖 4），依傍在來自石門水庫的大漢溪畔，景致十分優美，是處山明水秀彷彿如聖經中之迦南美地！



（圖 1）



（圖 2）

圖 3+圖 4 「牧人教會」係位於桃園大溪「撒烏瓦知部落」邊，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嶄新教堂

陳政治的老家在台東鹿野的瑞河，可是他真正住在原鄉卻比不上異鄉長久！

民國 50 年代，每逢溽夏，土城的海山（見圖 5）跟深澳的建基總長期面臨季節性的缺工（註<sup>3</sup>），

---

<sup>2</sup>1960 年代後，大量原住民移往都市謀生，到了 1980 年代，來自花蓮秀姑巒地區（玉里鎮、瑞穗鄉、光復鄉與富里鄉）的阿美族人，開始在大溪河濱公園水圳旁建立聚落，是為撒烏瓦知部落。。

<sup>3</sup>海山缺工是夏天平地人受不了坑底酷熱，都出外做零工或到工廠做工。建基則是 5~10 月平地人都去跑船。

因此礦主李家便遠赴花東招募人手；透過各種管道大力宣傳，在礦工優厚工資的吸引下，當時陳政治的父母遂帶著全家人，跟隨其他族人揮別了原鄉的家園，搬到土城住進工寮，父母則與其族人開始投入煤業生產的行列！

## ■ 人稱「蕃仔寮」、「13 棟」和「四座寮」的工寮

當時，這些由礦主李家自花東大量招募來的阿美族工人及其家屬，礦方特地在場區內選了兩塊地，蓋了工寮以安頓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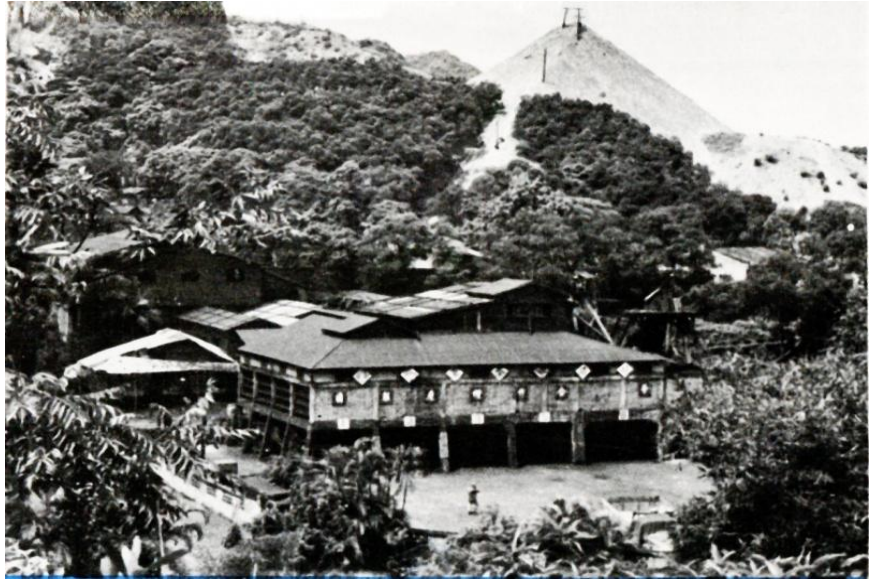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土城的海山煤礦 ——1978，土城 海山煤礦

關於這些工寮，前海山煤礦負責庶務跟炭務的前辦公室主任，也是筆者 30 多年好友的羅隆盛（後升至襄理）如此描述：「先是在選煤場右後方斜坡的最上面蓋了木造屋約五、六棟，讓原住民住，平地人都叫做『番仔寮』（見圖 6）...」（註<sup>4</sup>）

他說：「後來，搬進來的阿美族人越來越多，公司就在下面又蓋了一整排磚造的工寮，就是人稱的『13 棟』。」（見圖 7）在海山煤礦談到「13 棟」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！那是一整排磚造的建築，一共 13 間，所以大家都習慣這樣稱呼他為「13 棟」。

依羅襄理的講法，由於不敷安頓阿美族員工的急速增長，後來礦方更在 13 棟旁加蓋了四排工寮，每排有 6 間，稱作「四座寮」。（見圖 8）

陳政治說：「我們當時住在比較上面的『阿美家園』...」他講到『阿美家園』筆者誤以為聽錯，想說怎麼跟瑞濱的『阿美家園』同名？接著陳政治有點尷尬地補充說：「就是他們說的『番仔寮』。」這話很快速的一語帶過！

---

<sup>4</sup> 1990 年前，在平地人群聚處的原住民工寮常被平地人稱為「番仔寮」，後被強烈批判。阿美族人則自稱工寮為「阿美家園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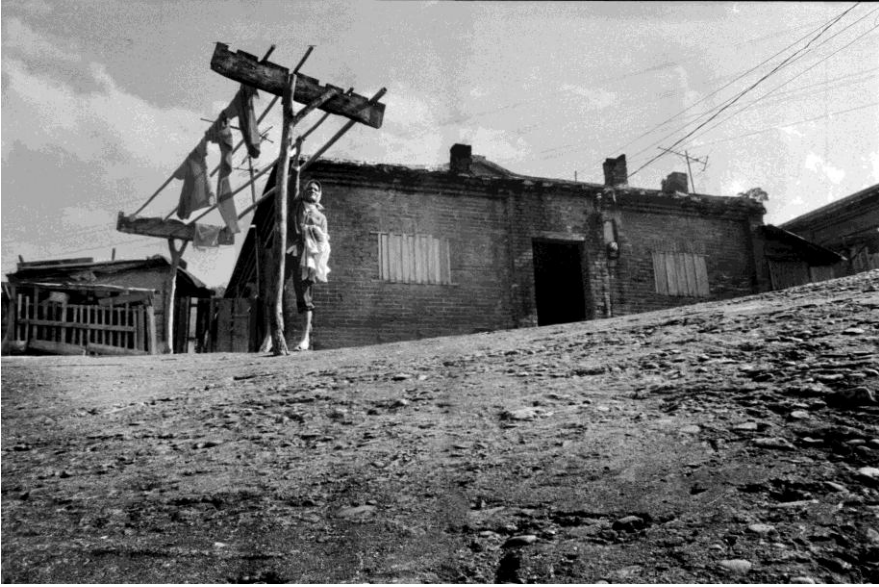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 番仔寮一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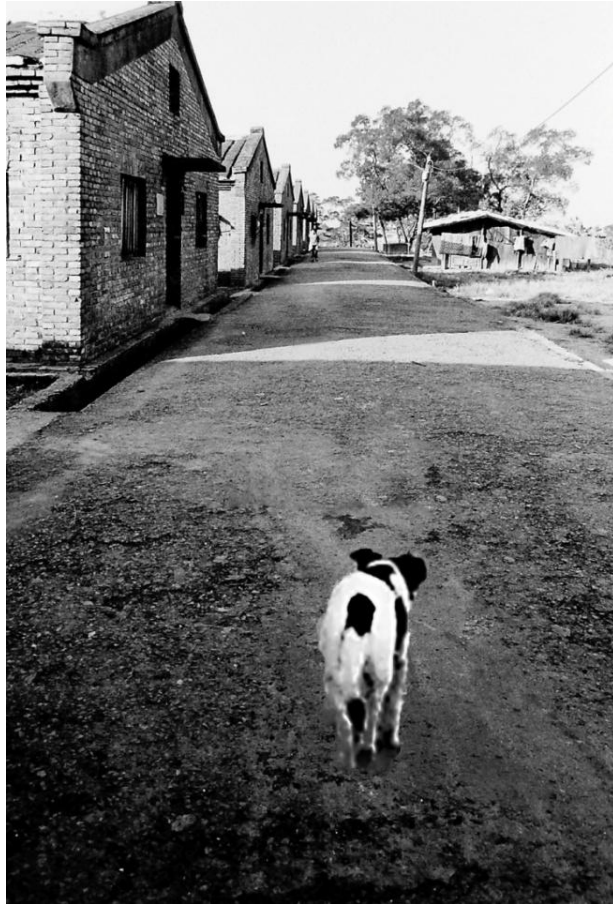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 人稱的『13 棟』，是一整排磚造的建築，一共 13 間，所以大家都習慣稱他為「13 棟」 —1982。

從話中可以聽出他的無奈和不滿。筆者突然發覺，阿美族人因此自喻住的工寮叫「阿美家園」，以別於他人的鄙夷！不可諱言，「番仔寮」這個叫法含有強烈的「漢人沙文主義」，是非常不道德的「種族歧視」語詞。當然，現在再也無人敢如此稱呼，這是台灣社會的進步。（註<sup>5</sup>）

---

<sup>5</sup>全註 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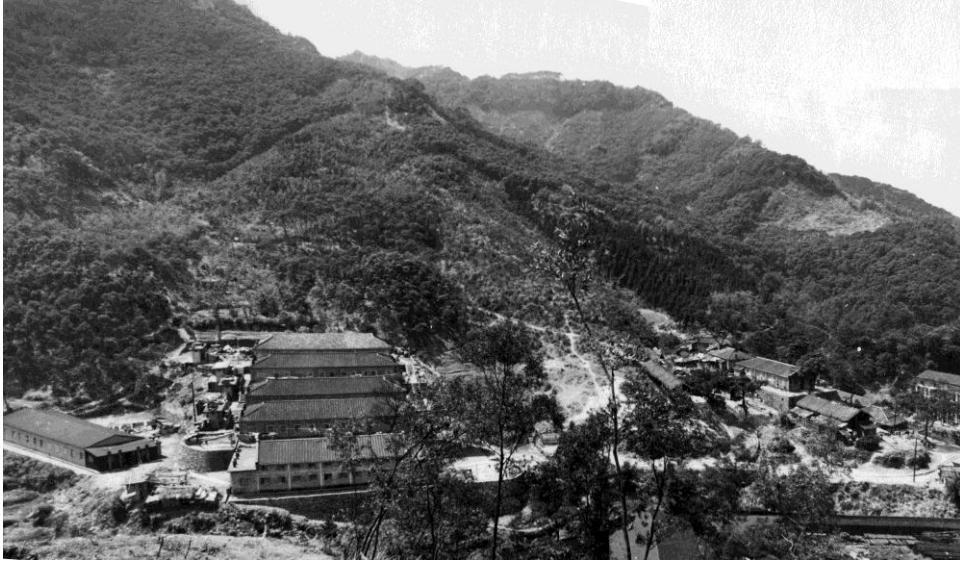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 不敷安頓阿美族員工的急速增長，後來礦方更在 13 棟旁加蓋了四排工寮，每排有 6 棟 —1878

但是，相較於事務所邊的職工宿舍（見圖 9），不啻有天壤之別！



圖 9 事務所邊的職工宿舍 ——1982，土城 海山煤礦

### 三、 礦工生涯彷彿如夢

#### ■ 13 歲初到海山

「我來海山那時 13 歲，」陳政治（見圖 10）回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應該是民國 58 年。」

13 歲的年齡就隨父母北遷！筆者當下誤以為他已國中，他說在鄉下都比較晚入學。直到陳政治 17 歲，他也隨著家人進坑，終於體會了坑內猶如煉獄似的艱苦工作！

「真正進坑是 17 歲，」他說：「那時候規定 17 歲才可以工作。」「一進坑就上第一線？」筆者好奇的問。「當然啦。」「都不必練習？」「哪需要啊」他大笑：「一進去就挖了！」





圖 10 「我來海山那時 13 歲，」陳政治說。

## ■ 17 歲初試啼聲

相對於筆者訪問過的對象，陳政治的能耐真是讓人驚訝！筆者私下替他算了算，從 1974 年入坑至 1989 年海山熄燈，筆者告訴他：「你在海山也工作 16 年了。」「哪有啊…」陳政治說：「我在海山也是斷斷續續…」

他說坑裡工作真的很辛苦又熱又危險：「人才到坑底就開始流汗，很難受…」由於很熱，所以陳政治說：「我們挖煤炭的，上衣都不穿的…」筆者問他是否如某些礦工所言，到了「烏龜尾」都要脫光光？他一臉狐疑：「採煤礦的，不可能脫光光的，」（見圖 11）他說：「除非是推車的…」（見圖 12）



圖 11



圖 12

圖 12+圖 13 陳正治說：「採煤礦的，不可能脫光光的，」他說：「除非是推車的…」

陳政治笑著形容坑底的情況，他說：「坑洞那麼窄，挖都是躺著挖，地面那麼粗糙，光著下面很容易磨傷！」他堅決認為採煤的不可能脫光光，因為脫光光很危險，那些推車的有可能。

說完，我們跟周遭的人都笑成一團！坑底很熱是礦工的夢魘！雖然空壓機一直把風送進去，按規定須維持於 32° C，但實際體感溫度應該都超過 40° C！所以大家水都喝得很兇。

話說礦工下工後，第一件事除了至坑木場挑選適合的坑木外，還需到維修場磨銳機具，再到茶水間裝滿熱水，等一夜放涼後，明日可攜至坑內飲用。

1984 年筆者拍完陳政治那幀讓筆者頻獲殊榮的封面作品後，當時仍一直尾隨跟拍，就在他快步進茶水間那陣子，筆者悄悄地照下了他用水桶裝接熱水的身影！這幅珍貴的紀實作品，充分反映並見證了當時礦工實際生活的寫照。（見圖 13）



圖 13 下工後須到茶水間裝滿熱水，等一夜放涼，明日攜至坑內飲用。

酷熱不僅是礦工難耐的天敵，經常發生的落磐、瓦斯氣爆、坑道火災、一氧化碳中毒、坑道灌水…，都足以致命！因此，陳政治說才下坑不久就覺得太危險，髒兮兮，以致開始出去打零工，也到工廠當司機。

「外面不好混，」陳政治說：「最後還是回到礦坑。」他自己粗略地算了算：「在海山大概有七、八年吧！」

在那種不見天日，生死難卜的工作環境，企圖轉業是很多礦工正常的心態，陳政治只是誠實地反映了現實的一面！這其中工資還是一個很大的因素。

陳政治說：「當時土城工廠一天才 45 塊，那挖煤礦多少？六百、八百！你看，差多少！」

這確實是個理由，就筆者的見解，李家系統礦場（瑞三、海山和建基）的工資計算大同小異，都是一個片道統包給小頭（包工頭），亦即人員的籌募和機具器材的準備全歸小頭負責，公司只提供頭燈跟電池，其他不涉。然後小頭跟公司談妥每天的採煤量，譬如 40 台車一天，再由小頭分配給該班的礦工分攤。如果一班 10 人，則每人一天需挖四台車，每車再依重量計資。通常一車平均約在 150 元至 200 元之際，因此，挖滿 4 台車，一天的工資至少 600 以上，甚至有人超過 800！所以，最終，陳政治還是回到礦工的搏命生涯！

## ■ 支援建基煤礦

這期間，他也到過建基煤礦支援。（註<sup>6</sup>）

「建基那邊缺人，我們這一班去那邊幫忙，」陳政治說：「在大斜坑…」（見圖 14）

建基也屬李家系統，因此經常相互支援。重點是建基的兩個礦坑「海底大斜坑」和「本坑」，乃世界少有的「海底坑」，也是台灣「數一數二」的「海底坑」，無論就文化、歷史上，都具有其不可忽視和抹滅的地位與價值。

「『大斜坑』是雙向的，直通到海底，」陳政治形容要入坑時：「先看海，然後那台車慢慢慢慢…噓噓噓下去…」他做了個手勢：「很恐怖…」他笑著說：「看看外面…看那台車，鑽到洞裏面，鑽到海底裡面…」

「很恐怖！」他再次強調，然後不自覺地笑了出來…。

這輕描淡寫的一句話，正顯示了建基「海底大斜坑」的開鑿結構和技術，在那個年代算是十分先進的！

譬如採用「雙軌制」（雙向式纜繩，可以同時進出）直通海底，這是台灣從沒有過的。更因此，為了承受雙重負荷，建基的「天車間」擁有全台灣最大的「捲揚機」（天車）！

---

<sup>6</sup>建基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礦址在新北市瑞芳區龍潭堵八斗子地方，礦主是李建和董事長。建基煤礦經營處隸屬於海底煤田，也是全台灣第一大的海底煤礦坑。



圖 14 「海底大斜坑」採「雙軌制」（雙向式伏地索道）直通海底，這是台灣從沒有過的。- 張偉郎 提供

## 四、 停電、收工了，他們卻還沒有回來…

### ■ 海山 620 災變

1984 年 6 月 20 日，對很多「海山人」言，是個血淚交織難忘的日子！陳政治也不例外……！天才剛亮，六點多他就跟著另外三位哥哥陸續進坑。其中一個哥哥與他的這一班工作於二斜坑，另外兩位哥哥則下三斜坑。

到了中午，陳政治說 12 點多他們本來要出來了：「結果為了那個進度，（掘進工）火藥用得太大，落石太多，一定要給他清完，到了一點多…」他繼續描述：「一點多的時候，就聽到裡面爆炸的聲音，兩聲，『啪！啪！』…」（見圖 15）



圖 15 「就聽到裡面爆炸的聲音，兩聲，『啪！啪！』…」

爆炸聲是來自三斜坑，由於兩個斜坑之間都有風道相通，因此：「三斜坑那邊爆炸的時候，那個壓力會跑到通道那邊…」他說：「跑到通道以後，安全門（兩斜坑之間），就是封閉那個門的木，都被炸開！…」

要命的是爆炸後，整個礦場全部停電，然後灰塵都灌進洞（指二斜坑的片道）裏頭來。

陳政治無奈地說：「沒電了，我們用走路的回去，——兩公里…！」他苦笑著。

由於海山進坑後的「電車路」是條平坦的「平水坑」道（俗稱「平巷」），長約 2000 公尺，與二斜坑相遇於 1.3Km 處，而二斜坑的陡度近 45 度，所以他們在二斜坑工作的一群人，便趕忙摸黑辛苦地爬著陡峭的斜坡，至少要走 2Km 的卸路出坑。

## ■ 坑內猶有未歸人

回家後一陣子，陳政治發現住宿處怎麼沒有多少人，覺得怪怪的…???

他逐漸發現問題的嚴重性，就跑去事務所訊問，結果事務所的人不敢講。他心想，即令爆炸，除非死了，人也要回來！越想越不對……，最後事務所的人終於鬆口，並認為裡面沒出來的人肯定不會活了……！

陳政治很沉痛的說：「我們非常了解裡面的情形，那個爆炸好像在炸魚一樣，『ㄉㄤ、』一聲，零點幾秒就死了！被炸…還有，」他說：「不知幾千度的熱度…」

當天，在公司組織下，每 4~6 人一組，自行組隊下坑救人！陳政治說：「進去兩個小時，不管找不找得到人，就要出來休息，再換一組人下去，大家輪流……」

陳政治與同事們急忙入內，赴肇事點救援……！

## ■ 搶救線上

陳政治形容坑裡簡直亂七八糟！落盤很嚴重，岩層有些掉下來，有些還懸掛著。

「有的屍體被上面掉下來的石頭壓得都看不見！」他再度強調：「那洞裡簡直亂七八糟！」

目睹現場，猶如人間煉獄，十分凌亂不堪！陳政治無奈地形容救援非常困難，人員必須從落盤造成的狹小石縫慢慢鏟挖敲開，才能進入坑內，掘進的速度非常艱辛緩慢！加上坑內高熱悶絕，救援者的身心煎熬可想而知。（見圖 16）

一直到深夜，陸續挖通封住三斜坑的幾顆大石頭，空氣中即可嗅到難聞的屍臭味！逐步踏入每個片道，頭燈微光下都是橫陳燒焦的屍體，在如此黯黑的狹隘空間裡，一個不留神就踩到軟軟的身軀！

第二天清晨，除了李家自己礦場（瑞三與建基）的人馬趕來支援救人，其他鄰近礦場的救難隊伍陸續到達。對於外來的救難隊，陳政治頗有微詞！

陳政治說明：「爆炸那天，只有在那邊工作的人才可以（可能）進去把屍體拿出來，要不然，」他繼續說：「在外面的人進去，根本不知道那個洞（片道）在哪裡？因為裡面炸得亂七八糟！」



圖 16 兩位阿美族的救難人員，體力不支，在救護站等待醫護人員處理。

筆者不解地問：「當時各地方的救難隊…不是都來支援？」

「我跟你講，」他說：「那個支援只是待在裡面而已，……，真正去拿屍體的，就是我們那原本的員工。」陳政治的說法是爆炸落磐後，斜坑內各片道已面目全非，除非自己的員工才有能耐熟門熟路，摸黑中可以判斷各片道的正確位置以便尋找遇難的同仁，外來的救難隊伍實在難以置喙，最後還是自己的人容易尋獲同伴的遺體，妥善的扛搬運出。（見圖 17）

陳政治解釋：「…那是騙不了人的，」他說：「那個坑裡我們都很熟悉，這個班有幾個人我們都知道啊。…拿出來幾個人（遺體）都知道…」他形容：「只要有一個找不到，就用聞的，哪邊最臭，就挖那個磐石，就在裡面。」

陳政治描述遺體要運出的困難：「上面都在漏水。那個洞都小小的，哇—，那封住的袋子都要用拖的才能拉出來…」靜靜聽完他的敘述，我只覺一陣鼻酸……！



圖 17

不過憑良心說，外來救難人員在坑內雖難有實質幫助，但支援供應例如：發電機、空壓機、照

明設備及其他救難機具，依然發揮了很大的效果，不啻值得感謝。

隔天早上筆者聞訊也通過層層管制來到現場，約 10 點多，第一批 5 具遺體終於被運出坑口，遇難者家屬們圍了過去，最後的期待和希望終告破滅，一聲聲的哭嚎與呼喚，那種叫不回摯愛家人的怨恨，那種滿心的悲戚和絕望……可想而知…！

大體被一具一具地排列整齊，家屬屈身圍在周邊忙著指認！當下身處坑口，親眼目睹一幕幕的悲送親人好走，筆者手持相機，眼見身邊平面與電視媒體記者的攝影器材，如潮浪般湧都到陳列遺體的帳棚下，快門聲此起彼落，筆者的相機卻久久不忍按下！才兩日前，筆者猶在坑口、事務所前、13 棟工寮裡與許多好友閒聊，也不過一日之隔，竟若山河變色！

面對認出親人後淒厲的呼喚，頓時驚覺坑內或許留有認識的朋友，無論是平地漢人或拋離花東家園搏命於地底的阿美族礦工，如今卻是生死未卜，委實無法承受這竟是個真實存在的夢魘！

空車載著下一組的救難人員，伴著一絲希望再次入坑；不久總又是載著具具黎黑的遺體，隨著萬般絕望出坑！如此周而復始，環境裡不時漂浮著一股沉重無以忍受的淒涼氛圍，和抹滅不去的瑟瑟愁雲！即令物換星移，坑口那未曾間歇地啜泣聲，以至救援煤車偶現時搶天呼地的悲嚎……，時至今日猶難令人釋懷，那是種非常非常無以言喻的悲憤、不平和失落！！

1984 年 6 月 22 日，災後第三天中午時分，底下傳來三斜落磐處終告打通！隔天，陳政治兩位哥哥的遺體在第三斜坑被找到，身體嚴重灼黑！他講到這兒，不禁難掩心中的不捨和刺痛！

## 五、 撫恤金之謎？

### ■ 撫恤金弭補不了喪親之痛

礦災現場被整整搜尋了一周，罹難的名單官方沒有公開公布，只知道死亡 74 名，受傷 2 名！

當時社會對整個事件中原住民死難過多感到驚愕，而他們在都市的勞動待遇跟工作環境，甚至居住問題，終於被關注到了！

不知是否刻意？有關阿美族人罹難的數字找不到官方的說法，而民間則莫衷一是！

有報紙說 70 名，有電視台說 56 名。

歌手胡德夫說 99%。

前海山礦務所副所長賴克富先生說約一半。

羅襄理說約 6 成，而陳政治說約一半一半。

……………筆者到處找文獻、找資料，沒人告訴筆者哪個數字是真的？

最終，新北市政府掌握的名單是 32 位，然而，不論多少人？事件本身卻讓人只有一個感覺：“十分痛心！”

災變發生後，各界之善款陸續到位，金錢與食物一直往災區送，未曾停歇！處在如此淒涼的氛

圍裡，唯有這些方能體會到來社會自暖暖的美意與善意！

但撫恤金和善款的發放卻猶如潘朵拉的盒子。即令 30 年過去，很多罹難者家屬依然一頭霧水！

「原本說每人要發放 1000 多萬，後來煤山、海一陸續發生事情，」陳政治說：「最後只發了兩百多萬，孩子免費念到大學。」他說：「另外還有安家費。」

他補充說：「如果太太改嫁，給太太的補助那一份就取消。」

按這樣的說法，真正得到撫卹金的每位遇難家屬，其金額應該近兩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之間。以 1980 年代的物價指數，兩百多萬真的不少，應該相當於現在的兩三千萬吧？！

然而，真正藏有玄機，也真正出了問題的竟是：「… 孩子免費念到大學。」這句話；因為這正是造成一筆由善款轉撥的 1.5 億教育基金，竟被北縣府疏忽冰凍於國庫超過 30 年的遠因！

2017 年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給新北市政府的一份公函詳謂：

「74 年間在原臺北縣海山、煤山、海山一坑等 3 個礦區發生災變，總計傷亡 6 百餘人，各界捐輸挹注善款 5 億 1,318 萬餘元，經各煤礦災變所管理委員會決議，相關捐款委託財團法人臺北縣廣慈博愛基金會運用管理。」（註<sup>7</sup>）

足見當時各方湧進的善款非常可觀，而這 5 億中，有 3 億多是海山災變時即獲捐的（註<sup>8</sup>）。曾有人質疑，以這麼龐大的善款，即令死亡者家屬每人獲得補助金為 500 萬，似乎並不影響善款的運用。

陳政治問：「為什麼只發 200 餘萬……？」他說：「我也不知道…」

確實，誰知道？不知道的，還有……

## ■ 斷腸詩，訴心意，一字一字寫給你……

2019 年 4 月上旬，離海山斷腸日已越 34 年，卻是在一種極度揪心離愁的氛圍中，筆者與南靖部落（見圖 18）（註<sup>9</sup>）的林金妹女士有了一次十分感傷的訪談。

當年才剛 30 出頭的林金妹（見圖 19）與夫婿感情非常好，1973 年（民國 62 年），他們是接到二哥 Ansin（林○生）和弟弟林○龍的訊息，說海山煤礦正大力招募人手，收入非常好，夫妻

---

<sup>7</sup>參閱：《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承接礦災捐款運用情形...》，審計部新北審計處，2017-01-23  
（<https://www.audit.gov.tw/p/405-1000-3979,c197.php?Lang=zh-tw>）。

<sup>8</sup>參閱：《礦災過 30 年 政府代管捐款沒發完》，記者謝佳君，自由時報電子報，2012-04-28 06:00 & 《〈獨家〉離譜！海山礦災 28 年 億元善款未給》，記者 施協源，TVBS 電子報，2012-08-30 19:28。

<sup>9</sup>原名「吉拉蘭賽部落」，因位於三峽南靖里，故又叫「南靖部落」。南靖部落是 2009 年農曆年間才成立的新部落，部落中的居民，有些同樣是自民國 70 年間，海山煤礦爆炸後，便從土城、三峽遷徙落腳三鶯橋下的阿美族人。由於 2008 年 2 月，橋下聚落全被拆除，他們才移往離河岸較遠處重新建屋。也有部份居民，是在 2009 年 2 月後，才陸續遷往三鶯橋下居住。



倆方北上從台東池上來到土城海山煤礦。



圖 18 三峽南靖部落

林家兄弟與其父親二人搏命於海山的「烏龜尾」(奧部)，她先生則是位「改修工」。

由於工寮不夠，他們原本與家人擠在小小坪數的屋舍裡。後來小孩出生，1976年(民國65年)時，才搬至底下土城國中附近。土城國中離海山約有1.5公里之遙，為了保護林金妹，她老公不准她接近礦場，因此她從來也不知礦工長甚麼樣子？

1984年6月20日中午，當她揹著幼兒正在準備午飯時，突然屋外一陣騷動，她才感覺奇怪，忽地一個全身漆黑的影子閃進家裡，朝她逼近...她驚嚇不止，以為大白天看到甚麼不祥的東西！



圖 19 當年才剛 30 出頭的林金妹與夫婿感情非常好。她先生是位「改修工」，不幸罹難於 620 災變中。林金妹至今無法走出傷痛！

大聲斥問：「你是誰？不要過來...！」

「我是哥哥，Ansin 啦！」來人慌張地叫著：「妳快，到坑口去！」當她回過神來時，瞬間，身

心已經崩潰！

林金妹說在坑口苦候的幾天，是一種茫然無助地等待，眼淚簌簌從未停過，每趟救援煤車出坑，都是一次令家屬椎心撕裂之痛！她睡不著，吃不下，哭到幾近啞啞，卻依然等不到老公生死！

第三天，三斜坑的落磐打通後，林金妹的二哥 Ansin（漢名：林金生）和弟弟阿龍則數度入坑瘋狂地尋找…，事後，Ansin 在電視上接受採訪時，說他雖找出了 20 幾名罹難者，但還是想著親人——妹夫和堂弟！五天後，終被 Ansin 在亂石堆中發現，堂弟頭部遭嚴厲重擊，妹夫（林金妹老公）也只看到腳躺在眼前（見圖 20）！最後憑遺體口袋裡的號碼牌確認了身分！（註<sup>10</sup>）

就在見面指認的霎那，林金妹當下不省人事，醒來時已在醫院病床上！此後她幾乎天天以淚洗臉……！



圖 20 林金妹的二哥 Ansin 接受原視新聞訪問，講到發現妹夫時的慘狀，不禁悲從中來！——圖擷取自 TITV

即令歲月的一再更迭，卻並沒有撫癒她心裡深處思念先夫的綿綿無盡之情！直到今日，每觸及海山，談起礦工，她便不自覺地潸然淚下，甚而一夜輾轉無眠！足見那心靈創傷之深…！

曾有幾次，親朋摯友勸她改嫁，她說，她從來也沒有想過……

而一說到撫恤金，猶如陳政治外的另一個「我也不知道…」，林金妹不解地告訴筆者，包括勞保、善款撫卹、慰問金…，她說：「我才領到 140 萬。」

總共 140 萬？這與陳政治兄嫂們領到的撫卹金竟然有不小的落差！是計算方式的不同嗎？還

<sup>10</sup>參閱：《30 年前三度巨大礦災 勞工一頁傷痛史 2014-04-30》，IPCF-TITV 原文會 原視，2017-01-23 (<https://youtu.be/A1r5usdJ6R4>)。

是計算標準或級距有異所致？

確實，誰知道？

另外，不知道的還有這一位.....

## ■ 那天，他入坑後沒有回來...

三峽三鶯部落，原是許多海山封坑後流離群聚的礦工部落，爾後因位於行水區加上佔用國有地，屢遭官方強力拆遷！歷經二、三十年的「反迫遷」居住正義抗爭，不少族人不堪長期拆建無常，紛紛搬離；此舉卻引盡更多外來阿美族人入住，海山人反逐漸凋零稀釋（見圖 21），最後只餘數位前海山礦工仍居在該地，女礦工陳碧珠是其中之一！

陳碧珠來自台東鹿野瑞原，出生於 1947 年（民國 36 年），筆者訪問她時已 72 歲（見圖 22）！



圖 21 改建後全新穎的三鶯部落。



圖 22 來自台東鹿野瑞原的女礦工叫陳碧珠，出生於 1947 年（民國 36 年），筆者訪問她時已 72 歲！

她結婚後就跟老公上來北部，她們倆都在海山煤礦工作，她負責坑外選煤場篩仔腳的工作，那是一種將煤石分離、把煤分等級的選煤工作。老公則是海山煤礦的改修工。

她在海山前後共做了六年，談到在選煤場工作的艱辛，陳碧珠舉例說，當年懷孕到快生了還是在篩仔腳輸送帶邊撿石頭，她描述那時肚子很大不能彎腰，工作時要側著身子，越到孕期末越痛苦，一直做到陣痛的那一天，.....！

陳碧珠有三個小孩，老二是男生，老大老么都是女孩；而最小的妹妹出世後就轉到工廠工作。

620 對她是一場夢魘！

陳碧珠說她老公與小叔原在第二斜坑工作，剛好與陳政治同一片道。就在那段時間，有個朋友綽號叫做『冬瓜』的「改修工」找她老公代班才去三斜坑。

620 當天陳碧珠正在工廠上班，下午約 3、4 點有人跑來告訴她海山發生爆炸！她突然想起老公在裡面.....！她不自覺地放下手邊的工作急速趕回家，沿路上看到前面、後面都是吉普車警車奔馳，心裡開始感到怪怪的！

到了礦場門口，陳碧珠被憲警們擋了下來，說裡面發生事情不讓進去。她說：「你還不讓我上去，我老公在裡面發生事情，你還不讓我上去！」警察連聲抱歉才放行。

陳碧珠家住 13 棟的第 9 棟，她回工寮把包包放下就急忙趕到坑口，坑口已經圍有很多人！在那裏她發現小叔，才知道老公沒有出來，陳碧珠開始手足無措，眼前一陣昏暗！

陳碧珠說小叔因為跟陳政治同一班，在二斜坑，所以逃了出來。她老公剛好在陳政治三哥那一班，在三斜坑，結果出事了。

第二天坑裡的人陸續出來，但還是沒有陳碧珠老公...（見圖 23）！陳碧珠說：「我還罵我小叔，你為什麼還不救他出來？我小叔說他太胖了，搬不動，要再找人進去，一起搬出來。」



圖 23 坑裡的人陸續被搬出來，但還是沒有陳碧珠老公...

事情前後折騰了一個禮拜才救出陳碧珠老公，她難過地陳述，他全身都腫脹，滿身漆黑，最後也是靠身邊的號碼牌才確定身分！（見圖 24）



圖 24 礦工身分號碼牌，入坑帶身上。

620 災變後，陳碧珠整個人消沉了好久，每日只好靠著在工廠拼命地工作麻痺自己。直到有一天她重新找到感情的出口！

這件事在她心裡造成極大的矛盾和掙扎，對於亡夫、孩子以及沉重的家庭經濟壓力，很長很長一段時間，圍繞著感情、責任、道德、家庭經濟和小孩錯綜複雜的交錯中，讓她陷入天人交戰的深淵！

最終，她重尋了另一段幸福，卻也失去了許多遺孀應有的補助和諸多待遇！

甚至，後來退休時的「勞保退休金」竟被勞保詐騙集團設局騙走十八萬元！幾乎叫她尋短！

而這些所謂的補助和待遇，原本都算在遺屬的撫恤金裡頭，至於撫恤金的總額是多少？

她說她也知道！.....！

另外，不知道的還有她！

## ■ 坑內猶有未歸人

曾在海山選煤場篩子腳的林永妹說：「當時我領到的是 90 幾萬，勞保和善金再加公司的賠償金，加起來差不多就是 90 萬。」

（筆者註：林永妹也出現於【礦工謳歌】裡，本計畫中有一專章訪問她，請前往參閱。）

1953 年（民國 42 年）林永妹出生於台東太麻里，小學畢業後未能升初中卻留家幫農。17 歲那年，適值台灣工商業起飛，當時北部許多城鎮大建工業區，外銷工廠林立，到處招募女工，於是她在摯友的邀約下，和六個要好的姊妹淘一起北上，一行人應募於板橋一家電子公司工作。

兩年後的 1973 年（民國 62 年）她 19 歲，原鄉的父親聽聞北部煤礦好像很好賺錢，也就帶著

媽媽離開部落北上，一來就住進海山煤礦工寮，林永妹的父親負責坑外修理台車的工作。

為了幫父母解決工寮住宿的問題，林永妹搬進了工寮。而 19 歲正值愛漂亮的年齡，她卻不得不進入這煤塵飛揚的場所，正式投身於海山選煤場的篩仔腳，當了一名女礦工。也因此認識了他的先生而結婚生子，日子過得還算平順。

就在 1984 年 6 月 20 日那天下午，她在表叔的通知下急速趕到海山坑口，不禁淚崩！事發第五天，林永妹老公憑藉身上號碼尋獲遺體！

她說：「之前也有記者來訪問過我，他問我：『你覺得政府應該要怎麼做？』」林永妹回答他：「現在那些家屬、罹難者的親戚，老的老、死的死、病的病，既然還有那筆錢的話，何不給這些家屬用，其實要用也用不久，我們都老了。」（見圖 25）這即是罹難者遺屬令人心疼的地方，在大難當頭，突然有善款發放，便感恩萬分！以為這是人家給的，有就十分感恩，怎會再仔細去追問來向與去向...！

因此，為什麼別人領那麼多？而她只領到 90 萬？她沒有，也不會想那麼多……！



圖 25

## 六、 從迷失到救贖的道路

### ■ 災後症候群 • 迷失與救贖

撫恤金對家屬言，只是短暫的慰問；但遺屬心中的震攝和心靈的創傷，卻是無以彌補的！

霎那間失去了兩位親兄弟，對陳政治年輕的心靈是個非常重大的打擊！整個救難的過程中，目

睹慘絕人寰的黑色煉獄，他從來也沒想過一夕之間驟然要面對生離死別的事實，那是怎麼樣的一種震撼和驚惶.....！這之後好長一段時間，他的情緒陷入了無可救贖的低潮！

「我離開了海山，我開始每晚酗酒，喝得醉到亂七八糟...」

他整個無法自拔，最後每天與 7、8 位朋友浪跡街頭，喝了醉，醉了睡，睡醒再喝.....這種長期用酒精麻痺自己的生活，不只讓他失去了工作，也讓他失去了生命和生存的價值！

就在這段時間，他的妻子突然因病去世，更讓她突然失去心中依賴的重心！

這時撒烏瓦茲部落的友人介紹他到鄰旁的牧人教會，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拉他一把。顯然成效不大。直到有一天，.....

「我突然頭非常非常痛，痛到受不了！」他說：「痛到站不起來！又吐...」漸漸地眼睛也看不清楚，他以為快瞎了！

有天早上，他忽然眼前一黑癱軟昏厥了過去，被緊急送入加護病房，昏迷了好多天！當他悠悠醒來，朦朧中有幾個人影出現於眼病榻前.....他稍稍看清晰了環境，發現其中有醫生、護士，他的兒子女兒，還有兩三位他不認識的人！

「你醒來了，感謝主」來人裡有位較年長的說：「我們是大溪慈光教會的教友。」這是他一生救贖的開始，每天教會的人都來探訪他，為他禱告，傳播福音給他。人總是要經歷生死交關的試煉後，才会有大徹大悟的轉變。

他自責地說：「這一次我跟上帝說，只要把我病醫好，我會接受你的差遣。」

上帝似乎聽到了他的承諾.....

## ■ 復活重生的日子

在親人與教會的關照下，陳政治的身心明顯改善，生活愈趨正常，也逐漸走出海山災變的陰影.....他回首檢視了過往，曾經因為重壓打擊造成的迷失，讓他失去了健康，也失去了家庭；最後在信仰的支撐下，在基督的保守裡尋回了自己，也讓他更堅信上帝的全能。他婉拒慈光教會的召喚，重新回到牧人教會，經過洗禮，最後負擔起「長老」的職責。（見圖 26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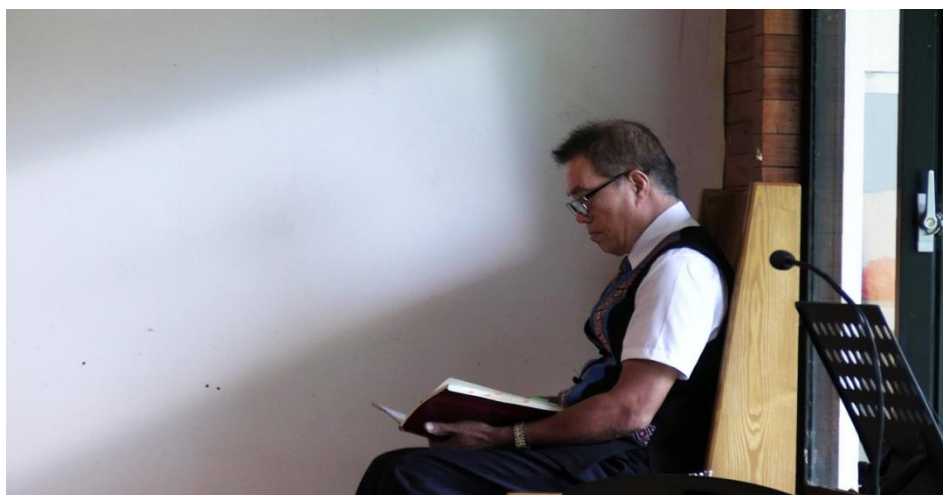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0-1



圖 20-2



圖 20-3

圖 26 曾經因為重壓打擊造成的迷失，讓他失去了健康、家庭；最後在信仰的支撐下，在基督的保守裡尋回了自己，也讓他更堅信上帝的全能。他重新回到牧人教會，經過洗禮，最後負擔起「長老」的職責。

慢慢隨著年歲的增長，他越覺人生旅途上的孤單與寂寞！在兒女都長大成家，各自展翅高飛後，他想到他需要再找個伴侶陪過餘生。

「我從四十歲開始就一直祈求一個伴侶。」他很認真地陳述：「我就跟上帝講說，等到我到六十歲以後，神啊！那就是 祢的旨意，不讓我再娶老婆...」（見圖 27）（見圖 28）

他興奮地說：過了六十歲那年，他在服伺的「牧人教會」認識了一位美女，就是現在小他一歲的老婆！

2019 年 5 月 5 日，在教會弟兄姊妹的歌詠聲中、以及雙方家人的支持、鼓勵和親友們的祝福下，終與未婚妻在自家的小木屋舉行基督教婚約感恩禮拜，也就是結婚儀式。

他們兩人身著阿美族新郎新娘服飾，在基督的見證裡，透過牧師宣布成為夫婦，並承諾信守婚約、相愛扶持至死不渝！





圖 27



圖 28

兩人身著阿美族新郎新娘服飾，在基督的見證裡，透過牧師宣布成為夫婦，並承諾信守婚約、相愛扶持至死不渝！  
——2019年5月5日，大溪 陳政治宅，朱健炫 攝

## 七、 猶未落幕的海山命運

海山災後，礦場化為廢墟！可是陳政治卻在宗教的感化下，自人生的廢墟中重建，成了堅定的基督信徒，猶如耶穌復活重生，他所有的惡習全被拋棄，身子也自孱弱裡恢復如往昔的英挺！

海山災變是台灣煤業被炸成灰燼的引信，那曾帶動台灣工業起飛經濟繁榮的火車頭，一夕間整個崩潰瓦解！

這個災變不止在陳政治身心上造成後遺症，從爆炸那天開始，官方僵化毫無轉圜的處置、礦場資方躲法避責的商賈心態，以致礦災的善後爭議，特別是原住民的部分——撫卹的爭議、補助的爭議……在在在都是爭議！

1979 年海山關場後，陳正治輾轉搬到大溪，信了主，成了教會的長老。然而其他阿美族礦工的去處呢？成了官方和礦方燙手的問體，表面上，官方與資方似乎依法行事，但在違乎情法之餘，這齣錯綜複雜的戲，似乎……

## **一直都未曾落幕……**

**\*\* 建議 延伸閱讀：第十單元 海山的前世與今生**